



燃情岁月

于晴 著



燃情岁月

于 晴/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于晴恋爱季节系列·燃情岁月 于晴 著

责任编辑:李艳萍

封面设计:李洋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8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字数:750,000 字

哈尔滨市扶残包装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5 000 套

ISBN7—206—02453—X/G·618

全套定价:45.00 元(分册定价:9.00 元)

内 容 简 介

聪慧美貌却又排斥婚姻的“单身贵族”王苏临和刘芳，居然在偶然的机遇中各自陷入了无尽的爱恨纠缠，沉迷情欲……

而再要传统贤良的王苏芬保持原有的婚姻形式已使她不能忍受——她不能容忍自己对丈夫的不忠但又赞成为爱而不忠。

处在夹缝中的三个现代都市女性又该如何是好呢？

目 录

1. 夏季传说 (1)
2. 爱情无调性 (31)
3. 飘落的日子 (72)
4. 苦夏 (106)
5. 动情的夏天 (137)
6. 无法悲伤 (166)
7. 无风无雨亦无情... (183)
8. 今生的守望 (204)

1

夏季传说

王苏临即便是在一群青春年少的女孩子面前，无疑也是美冠群芳。一米七〇的身材丰满匀称，纤细柔韧的腰，修长有力的腿，加上业余时间坚持不懈的锻炼，使她举手投足都带着几分舞蹈演员的韵味。那双眼睛和嘴唇、鼻梁在她那依然洋溢着青春气息、光洁润滑如玉石的鸭蛋脸上，搭配得恰到好处，统一而合谐，使她的面容焕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具有现代女性所拥有的一切，她独立、凡事可以自己拿主意、作主张，精明、犀利、爱好户外的活动，重视旅游对个人心灵及精神的提升，是个标准干练的职业女性。

她留着齐肩的直发，总是穿着时髦又不失威严的套装，脚踏着高跟鞋，一手公事包，一手大哥大，她的外貌给男人一种冷漠而不能接近的感觉。

王苏临其实是个心性极高的女子，她的能力和天性使她傲视一切。她凌然尘世的超俗气质让所有的人可望而不可及，感受到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处境。生活在人群中，她渴望接受别人也渴望被别人接受，她渴望交流，渴望爱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爱。但所有的人对苏临只有钦佩和羡慕，人们只能仰

望而不可能平视她。这是王苏临的悲哀。

虽然是已过三十岁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一个可能是老一辈或某些女人心中认定该拉警报的年龄，她却怡然自若。她不可能主动去追任何一个哪怕是最优秀的男子，因为王苏临立在高处，而高处，是不胜寒的。

时代不同了，这个时代赋予现代女人有许多好处，首先你只要能经济独立，你只要能养得活自己，你只要不碍着别人，不自怨自怜，没有人管你要不要结婚，要不要找个丈夫，只要你快乐，只要你活得自在。闭上眼睛听听音乐，幻想一下未来的事情，还可以冲一杯咖啡，即便这样简单的生活，一样可以感觉到一个独身女人悠闲而恬静的心情。

而王苏芬就不同了。

虽然是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且不说相貌脾性大相径庭，仅苏芬和姐姐的个性就有着天壤之别，妹妹苏芬是一个温婉而且贤慧，绝对以家庭、丈夫、儿子为唯一轴心的纯中国式的传统女人。而这种已经在当今社会上绝迹的优秀的让男人又爱却又心猿意马的女人，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苏芬中学毕业结婚之后，就乖乖的呆在家里当一个每天收拾屋子，侍弄三餐等丈夫下班的小女人，然后又水到渠成的生子，她的生活是那么的平顺、那么的没有起伏，一切甚至闭上眼睛都可以预知的单调枯燥麻木的日子，甚至在苏临的眼中看来是毫无乐趣可言，但是苏芬偏偏就却喜欢这样的生活，她感到满足、她别无所求的甚至有些怡然自得。

直到今天，沉寂在一片貌似祥和安谧的表面下的苏芬突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这似乎出于事物发展的逻辑，而使

苏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这天她抱着快三岁的儿子冬冬，出现在姐姐王苏临的办公室里。满脸是少妇悲怨哀愁的形象，让苏临大吃一惊，心里格噎一沉，预感到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苏芬知道她姐姐是一个追求成功的事业型的女强人，但是做梦也想象不出来姐姐苏临会忙到这种不可开交程度，从她一走进这个办公室不过几分钟，她甚至还来不及和姐姐说上几句话，苏临已经接了至少五、六次的电话和呼机，而且每一次好像都很急、很重要似的，让苏芬不忍心打断，只得乖乖的在一旁望着。但苏临不愧是苏临，她非常有条理地接着电话，居然还是一副游刃有余、习以为常的模样。这是她多年浸泡在商海里沉浮升降锻炼出来的结果，让呆在一旁的妹妹苏芬感到好不佩服，觉得自己和姐姐的距离越拉越远。她不由得轻叹了一口气。

冬冬因为早已无聊而开始拿出看家本领吵闹、撒娇，制造出似哭似笑的声音，想要让他阿姨的注意力转变过来。他知道阿姨一向很疼他，她完全可以放下电话陪他玩。

王苏临知道如果不是事情紧急，妹妹不会带着冬冬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的，所以她尽快的把电话结束，并又特意吩咐总机半小时之内不要再把电话接进来。她有汉显机，真是有客户有什么急事的话，可以通过寻呼把信息通知给她，这可真是现代化的好处，它让人类有了更多的灵活支配的空间。

王苏芬用一种表情复杂的眼神看着高雅、美丽、对流行时尚异常敏锐的姐姐苏临起身离开办公椅子走向她，心里一阵激动、象终于见到亲人般的，多少哀愁委屈竟一下子涌上

胸口，她强压着没使自己的泪水落下来。

王苏临好象没有注意到苏芬的表情，她先过去从妹妹手中抱起了外甥，忍不住在他那张可爱顽皮的脸上重重的亲了一下，她也许对丈夫、结婚没有兴趣，但是她从天性中还是非常喜欢小孩子的，喜欢小孩子的纯真无邪，喜欢小孩子的不解世事，小孩子是这个丑陋世界中最可贵的资产，他们让人类感到了希望，感到了慰藉，感到了生存的意义和生命中最真最美的快乐。

“阿姨！”冬冬童稚、甜嫩的嗓音使苏临心头一颤，象是听到了天外来音。

“乖！宝贝！”王苏临甜蜜的嘴都合不拢，冬冬就像个小天使，可以使她忘掉所有的烦恼和不快，如果三十五岁之前她还是没有找个如愿以偿的归宿嫁掉的话，她甚至有打算去领养一个小孩的想法。

“带我去麦当劳！或者肯德基，不！我要你带我去坐碰碰车！”冬冬命令地说，口气中有一种不容分辩的味道。

“现在？”苏临有些为难：“阿姨还在上班啊！”

“不然去买雪糕！”都说现在的孩子智商高，可折磨人的本事也着实让大人佩服。

“但是……”

“口香糖也可以！不能再后悔了！”冬冬像个小霸王似的，他知道这个阿姨可以让他亦取亦求，现在的小孩子很会察颜观色呢！

“阿姨在上班，乖，听话，阿姨上班挣钱才能给冬冬买好吃的呀！”

“我不管！”冬冬在苏芬的怀中扭动着。

苏芬赶紧由皮包中拿出了一个小拼图，她对小孩子的教育一向是采取宠爱的基础上加以管教，但是她的宠爱不等于盲目溺爱和娇生惯养，该威严时她也会一改慈母的笑容，绷起脸，她不会让冬冬爬到她的头上为所欲为。这时她将拼图往沙发上一放，走到儿子和姐姐的面前。

“冬冬！妈妈和阿姨要讲话，你乖乖的玩拼图，拼完了就带你去麦当劳。”苏芬虽然声调还是温柔，但是语气中已明显有一股做妈妈的命令式口吻。

这一招果然很灵，但是这个诡计多端的小滑头冬冬又转头看着阿姨，希望他的阿姨能替他说话，但是阿姨只是安抚的又亲了他一下，而且向他承诺，“乖！阿姨和妈妈现在要说大人们的话，等你把图乖乖地全部拼完了，阿姨请客，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麦当劳。好不好？不许哭，要哭阿姨就不和你玩了！”

“但是你在上班。”冬冬精得很。

“我可以放自己半天的假！”现在的小孩真是既不好骗又不好打发。只能跟他们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和他们站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老老实实在地谈判。

“如果你骗我，下次我就不跟你好了。”冬冬早已掌握如何威胁大人。

“那就一言为定！”她苦笑着将冬冬放到了沙发上，看来这领养孩子的打算她最好再三思而后行，小孩子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孩子贵族”。

冬冬果真乖乖地信守诺言坐在沙发上玩拼图，于是王苏

临把注意力转向了妹妹。

“出了什么事了吗？你的脸色好像很难看”。苏临望着忧心忡忡的妹妹。

王苏芬看了看沙发上的儿子，知道他正专心于拼图上，不可能去注意她和苏临在说什么，于是她轻叹了一口气。

“我的婚姻可能要出问题了。”

“什么？”王苏临忍不住地低呼一声：“这不可能！”

王苏临一向不是个大惊小怪的人，虽然没结过婚，但是三十岁了，世态炎凉早已看多了，她不认为还会有什么新鲜事，但是要让她去相信苏芬和吴平的婚姻出现问题，这就有些可笑了，苏芬和吴平的婚姻在亲友的眼中是最被称道的。

“要说出问题可能夸张了一些，但是……”苏芬忧虑地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才能更准确地表达她长期以来心中的疑虑，即便是面对自己的亲姐姐，她好像是一个凡事忍辱负重的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把心中的苦汁吐出来。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苏临正色地问，她也知道苏芬不是那种小题大做，捕风捉影的人，如果不是真有什么异状，苏芬绝不可能有这种奇怪的反应。

“我说不上来，只是……”，苏芬有些烦躁，但是她一向都是个不烦躁的人啊！

“他开始晚归？”王苏临试探着问。

“没有晚太久，而且他总说是加班。”

“他开始对你心不在焉？”

“他说他忙、他累。”

“他不再和你亲近、做爱？”苏临盯住她的眼睛，似乎想

猜透她的心事。

“姐！”苏芬立刻涨红了脸，心情来个大逆转，她一向保守、含蓄，甚至不敢开着灯和吴平做爱，也不敢在他的面前脱光光的换衣服，她觉得即使是夫妻也该有一些自己的隐私和神秘感，而现在姐姐说的实在令她难为情！

“你们是夫妻，我又是个过了三十岁的女人，这么问让你感到吃惊吗？”王苏临一个自然、洒脱的表情，如果不是冬冬在，她还真想抽根烟。

“姐……”

王苏临自己没结过婚，但是她听多、看多了，尤其是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些年，什么样的人、事没碰见过，来来去去的同事、朋友多得她都数不清，而男女之间的婚姻、感情方面的事，她甚至不需要亲身经历也都可以当专家了。

“难道说你接过他私藏的信件或是什么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王苏临继续问，她或许很适合专攻心理学或作侦察工作，专门查外遇或是捉奸那类的。

“没有！”苏芬坚决地点一下头，吴平与她之间即便真的有隔膜她坚信也决不可能出在男女关系上。

“吴平的衬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或是口红印？”

“也没有。”

“他的薪水不再全部都交给你？”

“他全交给我了。”

盘问了这么半天，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王苏临真有些泄气，随意的往办公桌的一角一坐，双手交叉抱肩默想着，一些男人可能有外遇或是变心的迹象她都提到了，难道她漏掉

什么了吗？或者是苏芬自己的想像，她在家闲疯了，开始疑神疑鬼？

“他开始注重打扮？宽松内裤换成了三角型的内裤？”王苏临再作推测。

“姐！”苏芬恨不得立即找个地洞钻进去，虽然姐妹俩的年龄只差三岁，但是她再活一辈子恐怕都学不来姐姐的犀利和敢言。

“他不再说‘我爱你’？”

“算了！”王苏芬完全放弃，而且觉得自己可笑极了，怎么能像个弃妇般自艾自怨，她只是在生自己的气，吴平并没有说他不爱她了，也没有提出要和她离婚，他只是比较……她说不上来，但是她该这么小题大做吗？

“苏芬！”王苏临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亡羊补牢还有点救，如果生米煮成熟饭就完了！”

“我……”苏芬六神无主。

“你把吴平异于平日的行为说出来，我来替你分析，一定有什么不同，否则你不会觉得你的婚姻出了问题。”王苏临坚持，她认为这里面肯定是事出有因。因此一定要未雨绸缪，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可能是我多心。”苏芬自己作了结论，颓丧地往椅子上一倒。

“你多心？！”

“你刚刚提了一堆假想，但是吴平并没有那些迹象，至少不是非常严重，加班是常有的事，你也加班，晚归更是正常，以现在挤塞的交通，哪个人可以准时的回到家？我也没有搜

到女人写给他的情书或是打来的电话，他也没有说过不要我，只是……”苏芬又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她不知道怎么和男人吵，怎么和男人争，怎么和男人理论，她又不想让吴平把她当成是一个吃饱没事只会找丈夫斗嘴生闲气的无聊的女人，所以很多事、很多感觉她只能闷在心中，只能自己吓自己。这或许也是这种贤妻良母式人物的悲哀。

“我想你怕是需要‘二度蜜月’了吧？”王苏临交叠起她修长的腿，悠闲地说。

“‘二度蜜月’?!那是我需要的?!”苏芬有些困惑地问，她对这些新潮的字眼与休闲的方式想都从没想过。她觉得她与姐姐的距离实在是今非昔比。

“你们的生活需要变化，你们缺少的正是这种刺激与动力”。苏临心平气和地注视着这个傻妹妹。

“是吗?”

王苏临一个肯定的笑容。“现代的人谁受得了一成不变?谁受得了呆板而没有刺激的生活，你可能可以安于现状，但是吴平却开始觉得索然无味了。他是一个男人，而现今的男人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要受到多少来自外界的诱惑啊!”

苏芬开始有些开窍。

“你可以是一个好太太、好妈妈，但是男人总是自私而且贪得无厌的，他们要求女人出门是贵妇、厨房是巧妇、床上是荡妇，时代再怎么进步，男人的一些沙文主义想法是不可能改变的!”王苏临懂男人。王苏临与所有大龄独居的青年一样，没有结婚，但并不等于不懂婚姻。这或许该是社会的进

步。

“所以……”

“所以你可以主动安排一次‘二度蜜月’。”苏临开始怂恿妹妹。

“如果这还解决不了问题呢？”

“那你的婚姻就真的有问题了。”苏临耸肩，一副她会再替苏芬出主意的样子。

“姐……”苏芬有些害怕。

“当然这是笑话。”王苏临立刻说。有强悍如她的女人，自然就有小鸟依人、没什么主见、逆来顺受如苏芬般的女人，她不敢吓苏芬，那样或许真会吓着了。苏临无限爱怜地注视着妹妹。

“如果我去二度蜜月，那冬冬……我不想麻烦妈或是我婆婆，冬冬这年纪最好动、最顽皮，最……”

“我来帮你带！”苏临自告奋勇。

“你？！”苏芬张大嘴。

“好笑吗？”

“你行吗？”

“为什么不行？”苏临一副没什么可以难倒她的模样。“我就不信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子可以把我击败，冬冬又不吃奶，也不需要包尿片，我和他又合得来，几天不会有问题的！”王苏临信心十足。

苏芬转头看看冬冬，再想到她的婚姻。“好吧！我和吴平提提看，如果他有假，我们就去二度蜜月。”

王苏临掀掀眉梢一笑。“别忘了买一、两套性感的内衣，

很管用的！”

“姐！”苏芬又羞又好笑又好气。

“相信我！”

△

△

△

这天下班后苏临直接赶到苏芬家吃饭。如今的苏临虽然比苏芬坚强得多，但小时候却是整个相反。姐妹俩常常打架，打输的却总是苏临，因为苏临并不敢真打。而妹妹又总是听见父母回家的声音就开始大哭。后来不打架了，换成了吵架，而吵输的又总是苏临，因为苏临总想显得自己有理，却总抵不过懂得四面出击的妹妹。到了今天，妹妹嫁了人，像仰望天神一样仰望夫君的小女子苏芬，突然渴望当一个彻彻底底的东方式的贤妻良母，那些温良恭让的传统美德在苏芬身上一夜之间好像天性使然，可见爱情的力量是何等伟大！

把冬冬哄睡之后，王苏芬像个小偷似地偷偷把一包东西带到浴室，这是她下午鼓足了勇气买的，她从来不知道买一套性感内衣要那么大的勇气，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犯罪或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如果不是苏临的话给她打气，给她刺激，说什么她都买不下去，但是苏临的话没有错，她虽然没出去工作，在家当贤妻良母，但是她也知道现在的社会提供给男人多少的诱惑和走私、外遇的机会。

太多的女人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乐，太多的女人愿意当不需负任何责任、也不要束缚的第三者，她必须为她的婚姻

尽一些努力。

走进卧房时，只见吴平将枕头竖在床头，正在翻一本商业杂志。而她在性感的内衣外，还加了一件保守的罩袍，她实在当不了性感女神。

吴平只是抬头瞥了一眼之后，视线又回到他的杂志上，没有特别的反应。

苏芬在床的另一边坐下，想着怎么说开场白，她此刻希望自己有苏临百分之一的口才。

也许是她的坐姿过于僵硬，也许是她全身都散发出一种不安、紧张的气息，她终于引起了丈夫的注意，毕竟四五年的夫妻不是做假的。

这时吴平莫名其妙地看着今晚不同于众的妻子，不知道她在玩什么鬼把戏。吴平不是心细如丝的男人，但是也不至于麻木不仁，对自己太太异于往日的反应无动于衷。

“怎么了？”他对着她的背疑惑地问道。

她迅速地转头，看了他一眼。“你最近有假吗？”

“有啊！”

“几天？”

“做什么？”他放下杂志，一种平淡的口气，苏芬很少会去注意他的假有多少天。

一句做什么问得苏芬有些傻眼，想起与姐姐分手时苏临丢给她的那个不经意地眼神，苏芬的脸腾地红了。在她的印象中，通常“二度蜜月”都是男人提出来的，是男人要讨女人欢心的一种手段和伎俩，现在如果由她提出来，吴平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觉得她有些莫名其妙？甚至觉得……